

对话



路魁,一九九三年生于广东肇庆。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《青年文学》等刊。出版小说集《角色X》,长篇小说《暗子》。曾获第四届“PAGONE文学奖”,第四届“PAGONE文学奖”评审团委员。

最初读到的路魁小说,是发表于《西湖》2018年第3期上的小说《西鸟》。小说以大爷爷曾居住的深宅为密闭舞台,一系列的神秘事件接踵而来,解谜过程令人不禁屏息凝神。路魁塑造的小说氛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读多了才体会到,这种氛围源于路魁对事物的强烈感受——这也是路魁能将现代性赋予古典元素的诀窍之一。近年来,路魁发表了诸多佳作,小说集《角色X》与长篇小说《暗子》也相继出版。所以借此机会与路魁探讨更多关于写作和生活的问题。

乡村给予我最宝贵的东西,是自然风物以及回忆与空想的时间。我希望在城市与乡村的自由往返中,感受世界的弹性

三三:在《复古城市的文学想象》中,你提及曾在建筑设计院上班,负责工程设计。如今你已移居乡下,养犬写作,是怎样的契机让你远离城市,进入返璞归真的生活?乡村风景又是怎么样给予你滋养的?

路魁:2018年离开城市后,我经常怀念城市给我过的滋养。比如人们在集体生活之下形成的行为模式、语言模式,明明是陌生人,却因为共同潜在的倾向聚在一起。他们聚在一起时,可以忽略彼此,然而一个无意的对视也会令人浮想联翩。但只有把对方看成无意识蠕动的生物,我们才能在拥有海量信息的城市熔炉里,过一种经过筛选的简单生活。不得不说,在城市里生存,在某些方面需要一些麻木,要有旁若无人的心态。我想,就算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与心灵的心理学家或科学家,也不得不在现代社会里选择性地、痛苦地闭上眼睛。刚毕业那几年,我是做不到筛选的,一切那么新鲜,紧张,又敏感。人们在公共场合谈论愚蠢的流行事物,在公司执行蜂群模式,分工明确,互不干扰,利益是交流所依赖的信息素。一个全然立体的城市形象塞进我的脑袋。我还要在设计院里当一只工蜂,每天为这个城市蜂巢设计最乏味的结构。如果这只工蜂选择离开蜂巢,独自田野采蜜,它是否能在脱离巨大的集体后存活下来?那天是周六,我在加班画设计图,看着密密麻麻的建筑符号,突然一阵心律失常。我马上关闭电子图纸,决定离开这个行业。那时候我才写作三四年,完全没有把握仅靠写作活下来,可是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。可惜乡村不是世外桃源。乡村生活也是自由而空虚的,它给予我最宝贵的东西,是自然风物以及回忆与空想的时间。我后来养成了观察植物的兴趣。当我从植物身上观察到的特征在阅读中得到求证时,我感

新力量

热带的忧郁 世界的弹性

——三三 路魁



美趋势。批评家唐诗人认为你的小说具有“一种属于中国岭南的黑色浪漫主义风格”,而批评家曾攀进一步指出“代表着南方以南的一种独异的美学自觉”。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论断?这种文本审美是有意识塑造出来的,还是出自天然的内在?

路魁:时雨如潮湿的热带,时而风雨如晦,这样的审美风格必然出自一个南方作者。我完全不否认,也无法根除南方气候给写作带来的野性气息,可以说,我的小说世界根基是建立在南方土地上的,但地域辨识度走到这里,也就差不多结束了。若新南方写作的某些关注点,是在于描摹和重提岭南世界特定的风景与传统文化,那么我可能只能算是一个边缘人,原因在于我的小说很少出现具体的地名,我希望塑造一个多义或者充满歧义的南方空间。热带和亚热带下的心灵,充满了不安的骚动,生命的裂变与腐败在剧烈运动。我热爱雨水,热爱群山,热爱海洋,热爱风暴,它们可以作为充满可能性的文学元素,编织更为广阔的、超越地域的南方文学。所以说,我是在有意识地维持这种出自天然的文本审美,它像一个强大的分析装置,让我看到自身作为一个最本质的南方人,在进入到有着多重面貌的文学世界时,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对角力。至于“魁”字,也不是我有意为之要选一个生僻字做名字,故意让别人不会读。这个字是我从字典里挑的,但当初只是为了好玩,而且我本来就会读这个字,自然不会觉得难念。后来拿这个名字发表了第一篇作品,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,后来发表多了,也就没法改了。有些广东朋友问我“魁”字的粤语怎么念,其实我也不念。不久前,在一家咖啡店里发现一本广州话正音字典,查到它的粤语发音跟“郁”的粤语发音是一样的——也好,又暗又沉郁的意思。

若对真理的捕捉和呈现,可以在小说中制造一种特殊的语感,我想这是我们能够去追求的抽象技术

三三:你的小说中,时常出现与《聊斋志异》相关的元素,如《夜又渡河》中的夜叉国,《焚风期杂论》中与蒲松龄所写篇目同名的“张鸿渐”,《徒刑山索隐》中鸣于深山的魁,长篇小说《暗子》中亦有山魁。以《聊斋志异》为表的一类古典志怪文学,于你而言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?

路魁:在我这里,古典志怪文学也属于一种空间。它提供的空间是为了制造辨识度和思维弹性。现代文学的场景,绝不只是咖啡馆、艺术馆、餐厅、小区和大街。我厌倦了人物在单一城市场景里,谈论着相似的话题,做着相似的事,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在强调想象与创意的写作环境中,私底下可能正写着最重复枯燥的文学生活。现代与古典的结合像前面所说的,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往返,过程中的拉锯战会产生文本弹性。弹性不会产生金属疲劳,不会损耗,反而是拉面筋越拉越有劲道。古典小说言简意赅,但言简意赅不是我在小说中追求的,暧昧多义才是。古典小说在我这里提供的首先是语言的精确。白话文发展到这个地步,有些小说似乎跨过了真正意义上

到无比兴奋;反之亦然,比如我在书中读到蕨类的珠芽繁殖,后来无意在路边观察到铁角蕨的尖端叶柄插入地面,变成叶轴,克隆出新的植株,跟书中描述是一致的,不得不感慨这就是世界的美妙所在!在小说《焚风期杂论》里,我像夹带私货那样,融合了对蕨类的观察所得,将它们与人的命运进行结合。离开城市许久后,每当又回到城市游荡,我对城市有了新热爱,曾经那些厌恶与不安,也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滋养。我希望在城市与乡村的自由往返中,感受世界的弹性。

三三:自2016年以小说《拯救我的叔叔卫卫》亮相以来,你已在各大刊物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,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,融合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,着力表现人在特异状态中的行为和心灵裂变。你最满意的是哪一篇作品?你又是如何维持这种统一、鲜明而紧张的写作风格的?

路魁:从不同的方面来谈论“最满意”,可以列举出不同的作品:《夜又渡河》有河流和救赎,《最后一次变形》有戈壁和绝望,《徒刑山索隐》有群山和恐惧,《窗外的黑色马》有海洋和毁灭,《臆马》有旧市场和记忆,《磐石与云烟》有原野和自由,长篇小说《暗子》则是一次多主题、多场景的磨炼。外部世界有那么多具有象征性的场景,就像一个可以随意拼搭的拼图游戏,一个个功能不同的实验室,配有不同装置,进行人性的切分解剖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它们一一找出来,写下来。写作风格源自于生存状态,两者密不可分。我阅读卡夫卡时觉得是在照镜子,他的生存状态直指我的过去。但像卡内蒂在《另一种审判》说的:“和卡夫卡一样,我做不到。他的境界是无能为力,为此人们会永远爱他。”卡夫卡在境遇上天地为力,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人最绝望、自我榨干能到达什么地步,为此我们爱他,同时深感自身仿佛还有自救的机会。我爱他的原因,大概也是一样的。

我热爱雨水,热爱群山,热爱海洋,热爱风暴,它们可以作为充满可能性的文学元素,编织更为广阔的、超越地域的南方文学

三三:“魁”不属于常见字,我听有不少朋友错误读成“葵”或者“越”。“魁”意为极暗,而你的小说也有相似的审

存在的奇谈及虚无的异闻

——谈路魁短篇小说集《角色X》 ■周 瞳

出走旧世界,去向新天地,是中国小说最声情并茂的源流。从魏晋志怪、到唐传奇,以及之后的明清话本,还有大量璀璨的唐诗宋词,不朽的篇章深刻地铭记了这些离开家的人,他们在不适之地的所思所想,都成为文本里最动人的瞬间。而且那些伟大的作者们,全然没有照顾某种人生的开放性,风花雪月易于凋零,而腐蚀、异化、毁灭的投射,往往能撕去伪饰呈现真相,这才是他们作品至今被奉为经典的原因。一个人在陌生并莫测的世界里迁徙,他在此过程中的历险及其精神内核,从此成为了小说写作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我想,可能就连路魁本人也未必愿意相信,《角色X》的基因谱系里,居然隐藏着这样精髓的传统。在一个人口流动如此频繁的时代,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,迁徙的背后其实是儒家文化的伦理秩序。离开(家),到一个陌生的境遇里(天下),是否意味着对传统权力结构的颠覆?家门内外,人的自我与周遭的冲突,暴露的或许也是总是人生的问题?

《角色X》在此意义上,呼应的依然是中国人的根本,但作家的独特性就在于,他敢于用现代性的思路,更新我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体认,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奇崛的现代性空间,进而思考自我的来处。路魁的想象和构建,因此也变得更为咄咄逼人,他拆毁了旧有的秩序,敞开庞大而复杂的空间,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在现代图景中的一次隐秘而有效的实践。

存在,重新发现小说

在路魁的笔下,我们看到的多是一些避世的人,或者是某种不祥的动物,两者共处互相对峙,动物强悍却不自知,反而是人类显得更加卑微。“一个女人,被一头长着X型犄角的刺穿腹膜,死了。”(《角色X》)路魁偏好把人投掷到非人的境遇中,人的脆弱和微茫,以及他隐藏的内心生活,由此褪去最后一层遮蔽布,作品更关注的是人的处境,着重于解剖人在此时的绝望,努力探索的是人类的内心,从而证伪了世界的价值体系,也为人类的出路找到了新的可能。消费主义甚嚣尘上,世界开始急剧变

化。人类出门远行所遇,再也不是古典主义的丑行或浪漫,更多的可能是,我们的世界仿佛佛到在上演“一个教人如何睡觉的故事”。摩天轮上的孩子睡着了,它转了一会儿,又倒回来转;有几个和尚站在摩天轮下,慢慢吸着烟,另外几个尼姑则拼命将烟气往回吹”。(《鸡肉店》)

奇幻吗?荒诞吗?不。也许现实比小说更甚。当我们接受了路魁对世界的解释,才会懂得他内心的关怀。尽管放到消费主义的价值金线下衡量,路魁的剖析顶多只能算作文以载道,对实际的改观并无作用。看起来这是对一位作家的嘲讽,但反而让他进入了现实的纵深,看到了他人无法察觉的真相。“无用”成就了他的反叛,带来了文学之外的崭新视角,他的野生、越界及慈悲,成就了写作上的一条通往艺术和内心的“有用之道”。

显然,《角色X》的十篇小说,正是建立在以上维度上的。即使是《林中的利马》这样相对不那么变形的作品,直面的依旧是现代人的“存在”之根本,小说内在的精神更趋向上,重新塑造人在欲望世界里失落的尊严与信仰。

我相信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都看见了人的无处可去,出走到底,还是陷落在尘世,又不可能回到当初的原点,恢复一个人该有的完整和丰富性,这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冲突。正是这种深刻的关系:“两个相拥的裸体在深林深处的姿态,就如原始的图腾,姿态是倒退了两百万年,还是我们自始至终都延续着这古老的形态呢?”

从这一角度出发,也许就能理解路魁小说的重要意义,他拓展了文学内在的维度,迫使我们去思考活着及如何活着,他重新让我们看见了“存在”对一篇小说现代性的支撑和驱动。

那么在具体的文本里,路魁是如何通过存在的发掘来建立小说的现代性的呢?通常在文学意义上,人的存在主要有三个层面,同样以《林中的利马》为例,首先是作为人最本质的物

四年前,路魁离开城市回到密林环绕的故乡,完成了从一位工程师到自由写作者的身份转变。故乡那片葳蕤的风景,作为他文字生涯的背景,意象绵密地生长在他的小说里。几乎是从他写下第一篇小说开始,他字里行间的阴鹭与魅影就让我陷入迷思。

路魁的小说有着明显不同于主流文学的气象。翻开如今的文学期刊就不难发现,大大小小的作家们,似乎都被某种趋同性的审美与价值判断所传染;雷同的叙述,老套的情节,模式化的结构——已经形成了陈旧的逻辑怪圈。而偏偏是这一类作品,更容易受到文学期刊的欢迎。新晋的写作者们,为了实践被期刊发表的愿望,往往会以期刊所推崇的范文为标杆,下意识投其所好。

路魁是一个叛逆者,他选择了与主流文学审美完全不同的写作,也许这并不是“选择”,而是他血液里的天性使然,赋予了他一种野生的必需,惟其如此,才能呈现出他所感受到的世界。但是因为过于不合常规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些作品的命运都是被拒绝的。好在路魁依然执迷于他最初的理想,他自己说“五年来的写作与生命幻觉,容纳所有角色自我的瞬间,在这些小说里——承载”,直到现在,才有了这本充满野性异质的小说集——《角色X》。

出走,中国小说的精神源流

本书收入短篇小说十篇,皆语义暧昧,如内部不断分裂衍生的星系,有着明确的不确定性,这种不确定来源于小说内部的神秘。路魁没有人造地制造悬念,他的书写保持着人性的平和,甚至是贴合了生活的基本逻辑,但阅读的过程却被混沌、浓烈、多面及妖娆所包裹,比起主流文学审美那些锐利直面现实的写法,路魁的文本其实更传统,它看起来仿佛是现代小说的面目,接续的却是中国志怪小说的文脉,路魁构建了存在的奇谈及虚无的异闻,探讨的正是对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理解,这就是《角色X》的精髓所在。

一对来到森林里开鸡肉店的夫妻(《鸡肉店》),一匹从美丽遥远的海外被带回来的马(《窗外的黑色马》),一位前往西域寻找死语言的失意者(《死语言之闹》),一个刑满释放回家的人蛹(《巨脉》)……可以看到,本书收录的每一篇小说,几乎都围绕着一个由此到彼的迁徙展开叙述,《如何提起曼德拉草》里,“让公猪走,让它去得救,让自己在树林里,独自面对风声鹤唳”,而《离开离岛区》篇名,显然已经作了关键性的点化。



质属性,利马的肉身正是这种客观的存在。当他来到部队,鲜活的身体感受到战争的残酷,“利马每做完一个梦,就有一个老兵从昏迷中醒来”,他们“行尸走肉一般,没有任何感情,只会生病房里游荡”,直到后来利马才发现,他已经在梦中把别人的战争记忆都拿走了。“我就是耶稣,我替他们承受了所有的苦难”。利马的肉身在此具有了顿悟生活悲凉、感受生死差异的能力,这就是存在的第二层面,人不仅是物质的,更是情感的。这种存在意识在个体的身上,往往能够引发人的扪心自问:我是谁,我应该如何活着?于是利马才会对生命产生一种谦卑和敬畏,重新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。他知道有一天自己将不复存在,他关于生命的顿悟终究是有限的,可是他依然对无限充满向往,他将寄托于佛的普度。人的有限和神明的无限之间,是人的精神所能到达的至高,这也就是存在的第三个层面。人生的真相往往就在从一到三的此间被洞穿,“他不再是我的利马”了,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,然而也只有身体力行地经历了,才能找到那个存在的“我”。

路魁延续了汉语小说的源流,又植入了现代主义的小说观念。《角色X》或许隐喻的正是你我的存在处境。通过路魁的写作,一个困守于内心生活的人,从当下的文学生态里发出微弱的光芒,文学的创造,说到底还是提供一种异质的经验。路魁执着着异闻,那些形形色色的生命,在他笔下出走与迷失,不安又恐惧,残缺而死亡,但都是壮观辉煌的主角。

